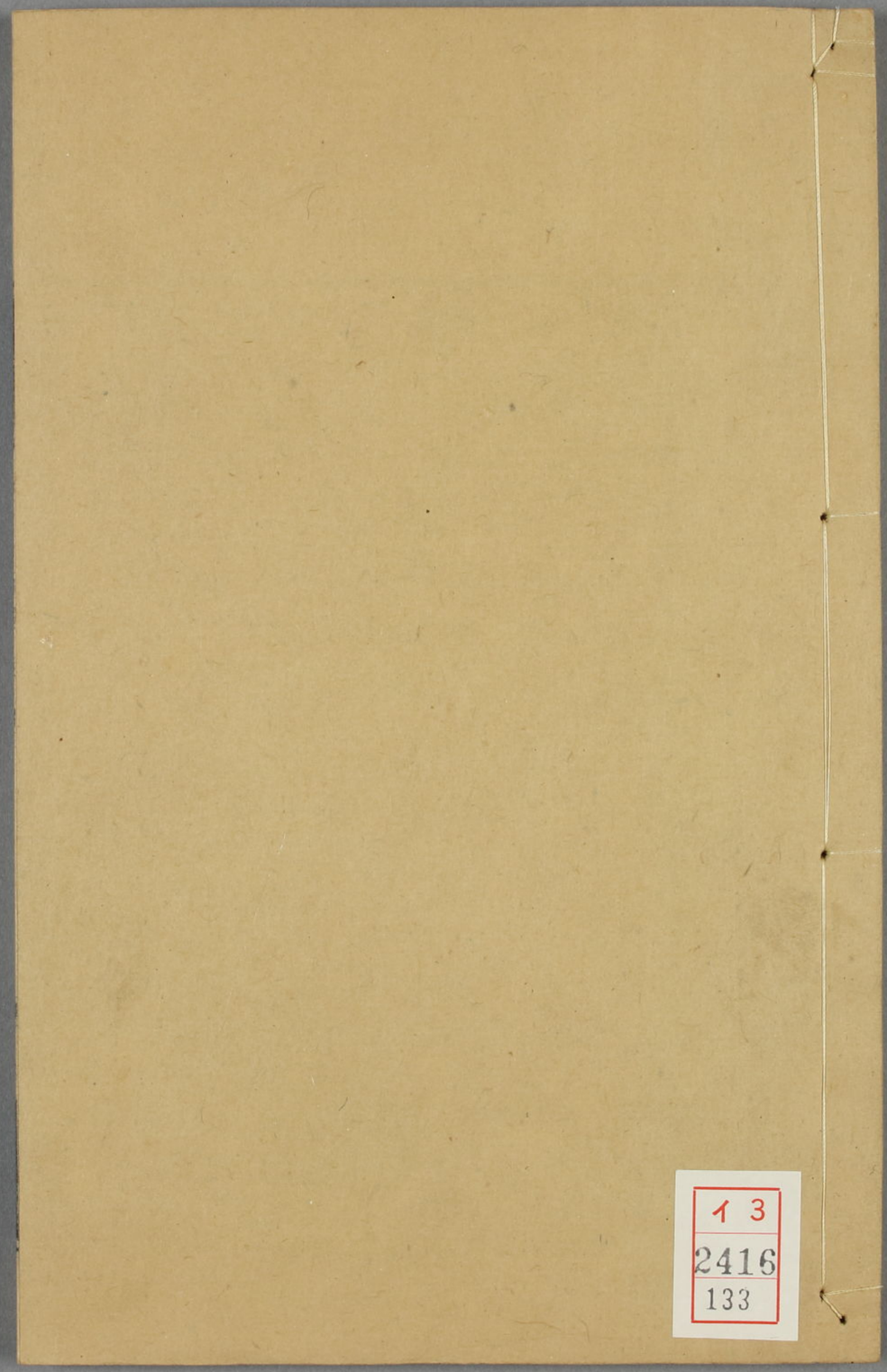

1 3
2416
133

13
2416
143

風流

原 王樂爲首 晉樂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見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爲首 終日清談 王衍字夷甫出補元城縣務亦理 終日清談之徒乘秋月登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此興不淺便據胡牀境坐譚論 登樓 晉書庾亮都督江荊鎮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月登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不淺便據胡牀境坐譚論 晉書庾亮傳云可與諸人一時登樓也 乘月諷詠 敝蘿 又庾亮廻陶侃坐敝蘿中侃曰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術 唯風流兼有爲政之術 又袁宏臨汝令謁之升舟與左右微服迓之會宏在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又藻拔令問之袁

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風流人豪　雜錄程顥讀邵雍悟流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　黃樓待客　宋史王肅之孫也守徐州肅往謁之與客遊泗水登黃樓謂肅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風流別駕　人物志宋景補之字無咎與東坡唱和坡稱其為風流別駕

質文一

原　禮記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樽杓此以素為貴也　又曰一獻質三獻文　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質文二

原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左傳曰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甚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操可謂彬彬君

子矣　唐書曰薛登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言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　又曰元宗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崔沔議曰太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太常所謂臣所未安　又曰鄭覃執政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奏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

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　又曰崔縱貞元二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詘縱樽節文物儉而不陋　又曰柳芳論氏族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姬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又曰啖助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爲集傳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

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　又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又曰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宋史曰張觀權御史中丞仁宗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其一曰尚質　金史曰世宗謂祕書監移剌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

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宮中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嘗一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　又曰上謂皇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　又曰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

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又曰上與宰臣論諸王行事左丞張汝弼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眞故凡事莫如眞實也　又曰有司奏重脩上京御容殿上謂宰相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正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脩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

又曰世宗嘗言朕讀漢書見光武所爲人有所難能者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即帝位猶有布衣麤豪之氣光武所不爲也　元史曰姚樞言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　又曰不忽木爲相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與詹同論文上曰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又曰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所以稱朕意

也今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又曰解縉疏言夫棄戚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薄書之期獄訟之斷鈞鉅之巧此治民之末也　又曰世宗視太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質文三

禮白賁　黃離易賁上九白賁无咎六二黃離元吉　茅茨采椽　丹楹刻桷史記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注采丹桓宮楹刻桓宮桷　丹臒稀繡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臒文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黃桴土鼓元酒大羹禮黃桴而土鼓貴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炳蔚

渾噩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揚子夏書渾渾噩噩誠敬樂其外之儀物足復歸於樸　不居其華　復歸於樸其華又常德乃

質文四

原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

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岐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憒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嵩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樸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元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趣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曄華於廊廟衮冕旂旒曷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元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獎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

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仲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惟德是建惟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誦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敎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疆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鑒誡一

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愼無虞罔失法度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鬬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願怨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三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太公金匱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說苑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

鑒誡二

原書曰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氷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恒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

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孫卿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天下士矣　鬻子曰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有罪而不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戲咸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左傳曰晉旣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王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愼諸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君恃險而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鬢飾問於妾妾若妾愛臣諛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為

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為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惲內懷不服坐腰斬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蚤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為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遠人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務為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增　東觀漢記曰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侍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富當可使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又曰援兄子嚴敦並喜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魏志

曰吏部尚書何晏語管輅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道也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有蠅而集焉位峻者顛不可不慎　晉書曰趙王倫簒位稽紹爲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言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唐書曰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又曰太宗以魏徵所上十漸疏列爲屏障使朝夕見之　又曰魏徵既卒帝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又曰房元齡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又曰張蘊古上大寶箴其辭挺切擢大理丞　又曰孔若思中宗時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又曰崔覃字敦詩元和十二年秉政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覃入對及開元天寶事覃因推言其

極曰元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守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勢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　又曰德宗奉天之難每自剋責贊言致寇由羣臣意指盧杞等帝曰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事贊極論以爲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夫治或生亂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

而知敕慎也　又曰柳玭昭宗時以吏部侍郎拜御史大夫嘗述家訓以戒子孫唐世家法之美以柳氏爲稱首　宋史曰符彥卿鎮大名太祖疑之使王祐察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家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　又曰太宗嘗賜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　又曰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敲器太宗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敲器邪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

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又曰仁宗時楊安國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列置左右　又曰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又曰范純仁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怨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怨已之心怨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　又曰范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又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人物志曰宋崔清獻與之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

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又曰周益公必大嘗言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通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己以謙待物以恕　金史曰世宗謂太子詹事劉仲誨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元史曰乃燕木華黎之後也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銳斬將搴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惰以墮先人之名爾

曹戒之　又曰世祖尊禮國師帝命廉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曰希憲誡子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墮汝輩宜慎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禁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又曰新內三殿成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鑑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朕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又曰

太祖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見聞錄曰明初盧陵劉公季道以明經被薦拜起居注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上謂有安不忘危之意賜銀幣有差　又曰宣宗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一日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又曰賀欽成化進士與人言論侃侃陳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之語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為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又曰弘治十年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上悟納之召中官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又曰胡端敏世寧嘗自贊云信

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以終身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　又曰楊鼎以才堪經理擢戶部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嘗語人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引年至再　又曰鄭端簡曉父儒泰授曉經傳以諸經史古人成事列其臧否

誡之曰如此則爲君子如彼爲小人公聞教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爲君子者父之教也　又曰楊文懿守陳爲司經局洗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閽樂之禍有高居無爲惟寵嬖豔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無一不盡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又曰冢宰李公裕家居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

放債不讀書為三戒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人部五十三 鑒誡

鑒誡三

原詩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為國蕃輔閭閻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關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隙膝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閽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為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

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
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誠
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
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
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
爲昏酒色 漢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
難休各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近火固宜熱履氷豈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
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

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
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
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杜牧
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
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
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
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
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

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蒼梧哭舜華

晉賦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為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温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為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胄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晉潘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略曰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于鉉台讚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貞道佐士師而三黜被負

荷之殊重今雖伊周莫猶殆窺七貴于漢庭疇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逆亂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晉戴逵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箱唐李德裕丹扆六箴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

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
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
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
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
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
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
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沉酒舉白浮鍾魏叡
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爲瑱是謂塞
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
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
戒懼　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
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
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苟能慮末
乃可防閑知人則哲視遠則聰蓍菲罔捨杞梓乃充不
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
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筐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

吝湯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

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玭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養人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

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誡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贍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元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

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誡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眞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元中元澄心翦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

綿綿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爲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吏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王昶家誡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躭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劒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之明哲也

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吳陸景誡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懼患搆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充起居誡曰温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爲拘忝退懼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　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當吾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

忍小情則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燿無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唐姚崇冰壺誡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君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剥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麗恭致冰嗟爾有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柳玭奢侈戒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賓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

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餘門人最密賈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詈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宋司馬光戒子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吾

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黎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

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獘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爲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爲諫官眞宗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遲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迷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元廉希憲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
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
牽制三代可復也

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温厚而知穿鑿之苦周
明之德也厭滛旨而識空嗛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
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
誡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
誠亦難分動容竊鈇東裝盜金又何足論也火合煙而
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
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磨而不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
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愼浸染之由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
人慎勿念受施愼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
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
之徒老氏誡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煢煢鄙夫
介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眞

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晉宋張載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則不智孰甚焉

原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梁簡文帝誡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

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因矣抑又聞曰漢人流螢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徐勉與子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層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和人無閒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吏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范縝與王儉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謬謬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傷民者一埽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以此救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明唐順之與楊繼盛書曰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世間洶洶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然竊有少致愛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

原論　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

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言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秦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惟懼不任惟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魏曹冏六代論曰大魏之興於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爲萬代之業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原】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白虎通曰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以遷於善也　【續】史記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諷二

原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列子曰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興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云云詳馬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

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經濟類編曰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玩物衣以文繡鳧食以菽粟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此忘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曰善

原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為城臺未有不戕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評食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公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

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遂師而歸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羣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搶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為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君雖聞為臣侮主之罪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夫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國語曰晉平公射鵪

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鵪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乃赦之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趨而出次任座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禮記曰陳太宰嚭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說苑曰吳王欲伐荊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王曰善哉乃罷兵詳崔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羣臣大悅　史記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

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笑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對曰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户奉其祀　又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易爲漆耳難爲陰室二世笑而止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

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使天下以陛下爲重鹿賤人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上默然遂赦之　增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爲昌邑王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

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魏志曰賈詡字文和初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思索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辛毗嘗從帝射雉帝

曰射雉樂哉眡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爲之希出 原 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詳酒世說曰桓元好獵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自帶綿絛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痛也元自此少差 增 經濟類編曰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又曰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

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經濟類編曰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誕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録上之賜書褒美　又曰裴諝爲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卿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時亦以爲是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唐書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悦其直　又曰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　又曰太宗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太子詹事　又曰崔日用爲

宋史曰呂蒙正嘗燈夕侍宴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彫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又曰張洞試開封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　宋史紀事曰英宗初立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及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又曰徽宗時宦官漸盛豐稷爲御史中丞懷唐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爲不聞者讀畢乃止　金史曰世宗嘗問思敬曰朕欲脩熙宗實録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内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　又曰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

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　又曰世宗欲立元妃爲后以問石珚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又曰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徒單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　元史曰廉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惰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又曰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以錙銖掊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

曰董尚書要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眞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　又曰嶸嶸知經筵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思更治化嶸嶸日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於經筵誦說左右錯愕有嫉之色　明紀事本末曰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云吾將兵惟伏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

抒情　寤意　班固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

漢書車千秋無材能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箴規

補察　並白

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一並帖

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慕其才折節之琦作外戚箴白鵠以激刺之深耶　景伯諫宮　鄴侯

賦以諷冀怒曰君何人部

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諷言媚上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員諫官也潛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都張九齡尤奬愛之常引至卧内九齡夙嬰疾泌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若勤然蕭軟美可喜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歛美者乎九齡慙改容

虞集從容 唐書虞世南抗烈論及古先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黃有感悟

陳恕不進 宋史真宗即位陳恕爲户部侍郎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上嘉之

公權無言 唐書文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詠曰此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惟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公權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慄

進醫箴 獻酒誥 唐書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柳公綽進太醫箴以諷 元史蕭斛字維斗讀書隱南山者二十年徵拜太子諭德扶疾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也

誦舞詞 引御序 宋史太宗嘗語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 宋史真宗即位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德舞詞曰怒女三千放處起曰朕不及又蔡卞之黨薛昂林自乞毀司馬光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汨

鄒謨三十字 伯雄一卷書 唐書大曆間晉州男子鄒謨以麻總騷持竹筒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獻上以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筒貯尸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 金史海陵召見賈詡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不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宮何以免罪荅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人部

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　霍光傳不可不讀　漢高帝爲何如人

宋史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人物志張公館客常私就狹邪飲滕達道字元發微時爲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狹邪飲范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元發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爲何如人范凌

學善走　買脫空

京子弟貴倨嚮曰若曹學善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好逃去諸生大駭奔告京京就請計嚮勸京亟引正人在

易于腰笏　清臣題詩

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矣　事文類聚宋隆興初有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曰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耳引船朴鷺問對百姓舂耕且蠶不可役唯令無事可

任其勞朴大慙疾驅去一日往謁韓琦其姪言叔方睡客且去清臣因題詩於壁曰公子乘閒臥碧幮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候曾說當年吐哺無琦見之驚曰吾志此人久矣竟爲東床之選

智在圖危　直惟惡訐

帖白　出入諷議

朝夕論思　臨食興歎

漢晏子爲大臺之役上見諷二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忠而謀國

三思而後行　敏以悟君

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爲直者

諷四

舍肉　左傳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

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惠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

東萊母子如初

遂爲母子如初

東萊書邊讓麗之詞也

而終之以正漢如相如之諷也

仕宦捷徑唐書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縱素節盡矣同馬承禎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并禁月明五代史李茂貞居岐爲岐王嘗以地狹薪以其可爲炬也貞笑而不怒

天何言哉宋孫奭史真宗時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奭言於帝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乎帝應聲曰頗類聚王荊公與呂惠卿論新法王吹笛於內荊公遣人喻曰請學士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遠佞人事文類平甫吹笛平甫應聲曰願相

留題齋壁人物志宋張伯麟字慶符以明經入太學秦檜主和議百執事相戒以言伯麟覩時事憤之留題齋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予檜聞之下獄掠楚流吉陽軍

不忘規戒金史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楊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炎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當如是矣

治道貴靜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楊伯雄爲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

應制規諷元史閻復字子高至元間上京賦應制詩二章寓規諷意世祖覽奏讀鎮紙金獅敲側將墜通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

移置鎮紙彙苑明耿通爲都給事一日成祖賜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況敢忍視其墜上顧侍臣於安處則安況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理寺

不盡有常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劉大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而言民窮財盡也

人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何患無夷齊又王守仁提督江西致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宴士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政事闕失外亦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納桑婦見聞錄明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時江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儻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但水寬耳又明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諷五

原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爲楚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滅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瞰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

飲無爲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及宮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增遼文妃蕭氏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彝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劒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原賦楚荀況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詘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璿玉瑤琳不知珮也雜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婾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知喜也以盲爲明

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治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户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

下黃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泉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泉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綠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元泉釣又焉足爲大王言乎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鋮其餌非蝡也于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鉤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韜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善矣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墜鈎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鈎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颸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盼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覺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賦曰世有豪士今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瓌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晃儀北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極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僊日罔中而弗昃月何

盈而不闕襲復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樞歸蕃而自戢推漩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忝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唐張九齡謝白羽扇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寓居於紫極宮之道學館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蓄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寇盜窺窬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賦曰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鉏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觀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森沈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韶望嚴霜以彫換長廊霞截高殿雲甍實吾君聿脩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蒔以芬馥樹以貞堅松篠桂檜蓲若蘭荃猗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

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式薦豈和羹之正味
每俯臨乎蕭墻姦回得而窺覬於是命彙斧伐盤根密
葉剥攢柯焚朝光無蔭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塏軒
此賦諷李林甫也　宋楊億
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愼乃憲而惟
康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丁寧一札
在宥三章動羣倫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
卿沈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顰讒消
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埽於一
室豈不念悲哀作主吠敢思君羈心蘗苦別緒絲棼岷

山一屭幸天畿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雲
論　魏曹植令禽惡鳥論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
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
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
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嘽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
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
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
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
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
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

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
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
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
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鴟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
荆人惡予之聲鴟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
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
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
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蟢
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
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
乎

增 唐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其略曰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
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
餘年矣今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
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謗也近而不諫則尸利

也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諫有五其一曰順諫二曰闚諫三曰指諫四曰譏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詳諷　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二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鄙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鄙鼎在廟

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衞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遬勞曰夫子何爲

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妄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巖乎公曰朝居巖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巖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喑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鐏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鐏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寡人之過乃至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

不用億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從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荊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從手右抽佩刀刎鐘鼓之縣明日授從爲相　又曰晉靈公

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

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大差爲禽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戍午和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翟色不厭必生妒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靭一作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敎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既爲吳王懽宴之未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通鑑綱目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

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又帝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碁抗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侗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

太宗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又曰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俎簋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　經濟類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陛下降恩言假慈顏凝旒以
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況動神機
縱天辯飾辭以析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
應答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
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
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
改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元
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為相陛
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
嵩敬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
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唐
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
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
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
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
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
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

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
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
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
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
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戇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
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
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
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

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
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
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
是　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
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饌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
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
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
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
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　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為
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

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　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入謝名誡之曰事有不當面須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　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　經濟類編曰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

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又曰宋眞宗時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傾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用遂命爲樞密副使　宋史曰眞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

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紀事曰眞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

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曰何郯為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蕭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閹待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吳奎表棄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逐竄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

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汚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治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肆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

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衆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

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者特廣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　又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

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宮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

正叔貞祐時爲監察御史宣宗嘗名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名壽孫問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云　元史曰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辭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

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　又曰不忽木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　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

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關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蘗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爲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

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時以五星聚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況有明詔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參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驆獻縣陳山勸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又謂蹇義夏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錄曰鍾同為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帝不懌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猶杖至百同死獄中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上不許 又曰孝宗時王恕爲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 又曰孝宗名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

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
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
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
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張氏指外戚猶言張家也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
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
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爲狗馬鷹犬歌舞

角觝以娛帝瑾尤獪黠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
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
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拊髀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
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毋
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
臣上言請將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
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
閹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
閹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

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僧侍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今海内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

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爲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内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内有奸邪爲名陛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劒起曰不草制斬此劒儲免冠

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劒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　又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黃巽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　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璁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興獻名百官至左順門救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閒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

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論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怒命收繫諸為首者豐熙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羔病創卒者凡十九人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為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為泰和陛下性中眞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鎮撫司

諫三

原后聖　臣直　上詳諫一直言諫諍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百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自刎以血汙車輪上不悅臣臣自刎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當車　扣馬　尚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為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人部

行光祿大夫侯勝上者陛下欲何之
佞人王洛扣馬而諫乃止
汙輪
斷侯臣一人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折檻
上詳前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
斷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逆耳
上詳諫二
段龜龍西
駝騎游獵或後
拂心
並詳諫二
三

責失
晏子春秋景公遊大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古而無死則桓公長有天下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天教也若據乘六馬公使攘彗星晏子曰此同也公不悅無幾梁丘據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駟責寡人乎
王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也王不以為念四夷交侵不以為念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冏曰孤不能

以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
斷鞅
攬轡
上詳諫二
段龜龍西
涼記呂纂馳騁游獵或後
馬齊溝塹之間殿中待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憶表盜攬轡之言
犯顏
逆意
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治檻上曰
逆耳
拂心
並詳諫二
三
貽書銳期重於信義在犯顏諫爭
魏志明帝時衛顗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意者惡所從至人皆順顏而避逆意故
屏几
迴輿
駿識羣僚議欲
張掖玉門記漢
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嚴刑峻制眾咸以為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親犯令則令不行矣駿
後漢書帝當出銳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矣後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變
七人
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士之一士安身
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
青蒲
魏志陳羣前上封輒削慕人多譏其默後乃知之
折檻
漢書元帝欲廢太子史丹直入卧內抱持帝頸帝
伏蒲
後密諫得失每
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
帝時衛顗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
崔鴻前涼錄張
青蒲頓首伏青蒲上泣諫汴以青蔴地曰
欲廢太子丹直入卧內抱持帝頸帝
刃斬
兵臨
左傳
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
析父謂子華吾子楚之何子華曰摩厲以
斬矣注以已喻鋒
須王出吾刃將

刃欲自摩屬以斬王之淫慝
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遂白則地
識履聲　詩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漢書鄭崇為尚書僕射數
見曳革履聲
面折　漢書陳平
廷爭我不如君後漢書
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
為見聽遂以頭軔輿輪
止車輪也
無隱　勿欺犯無隱
格君心　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注台我也
危言危行　易君
子危言危行言孤辭
不密則失身　禮為
之稽于衆　逆于
心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諫無訕　余違汝弼

上見禮
下見書
止妾為妻　以規為瑱　國語司馬子期欲以
史倚相曰吾有妾而
子囊違王之命謚子
子曰違而道穀陽豎
鄢芊尹申亥從靈王
子之行欲其道也故
若欲之欲以之道而
去芰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
于之其可乎子則乃止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
君之用也故言不然
兕象其可盡乎其又
以下名有父兄子弟
織誅大夫規誨士傳
言庶人謗商旅於市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
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規誨並見
列士獻詩　庶人傳語　國語天子聽政使
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瞽獻典史獻書師
箴瞍賦矇誦百工諫
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教誨耆艾修之而
後王斟酌焉
人部
箴諫

是以事而不悖

旅賁之規　瞽御之箴　國語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闇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箴臨事有瞽史失誦以訓御之是予作懿戒以自儆懲而納其言之謂應用公直之士職凡有官師之典禁凡有師工之諫居寢有瞽史之道實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之於

書懲惴　謇正　唐書高祖徵親格虎猪亮後漢書韋彪上議曰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

沉密　鯁切　唐書李晟公勳德何希是哉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之行車司馬李叔度曰此縉紳儒者晟敏容曰司馬失辭矣晟任燕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事文類聚宋蕭燧字照卿遷諫議大夫論議鯁切不求名譽故制詞謂善不近名譽納正好邪不鉤佞必有勇道上意也

碎衣隱柱　經濟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陳禾上書言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嘗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陛下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通鑑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但患漸近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往而是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威曰他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

遂良還笏　元亮置笏　唐書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聽乃置笏殿階曰還陛下笏解中叩頭流血帝大怒今引出崔元亮清慎介特太和時政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入服其不撓

設諫鼓　請諫紙　唐書吳兢疏云堯設諫鼓事文類聚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僕為諫官月請諫紙類

殿上虎　朝陽鳳　人物志宋劉安世字器之哲宗時歷臺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面折廷諫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

殿廷觀者皆流汗縮竦目之曰殿上虎

獻徵錄明林俊初授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深方以祕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數十萬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後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憲宗怒後自知必死尋下詔獄對益臆論禁不敢作一語後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惜臺綱

論諫職

元史文宗時臺臣奏除目之名臺臣言閭閻為人紀則臺綱埽地矣文宗入因諭臺諫失職有云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謨景靈宮而已臺臣深以為然

事文類聚慶曆中余靖介時范仲淹貶饒州判官時言路久塞臺諫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靖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貞人君以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有曾誕者當三以書勸鄒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以

介亦好異浩不知幾

諫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哲還乃言為不知幾云

書度

夜思身退言行

諫官

唐書元和時李絳見浴堂殿帝曰比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如天臣進言豈易哉君尊

臣罪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能不至今乃欲譖訶之使直士杜口二難開納獎勵尚恐不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陳讓字原禮為御史肅皇帝嗣統迎興獻太后入張太后仍讓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詞連宮禁諸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捕東山下獄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氏豫之翼併下獄讓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公言暴泰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無驗併其黨伏誅讓得還職已而興獻帝合葬興獻后登遐廷議遷興獻陵乃借堪輿說顧陵氣脈天壽讓以藩王不宜入補皇

不可泄請以衮鉞從事
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
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
面折廷諍　愛君憂國　實黜
于國家大計面折廷諍
嗜酒日與大臣酣飲即
日進曰麴藥能腐物鐵
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
臣進酒三鍾而止吾聞
合異者蓋國語長騶人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
而外旋仁義奈何欲效
公卿皆爲默默上退謂
陸贄曰吾欲云云贄對曰陛下內多欲
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
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唐書
太鋌贄曰吾上不負天
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並帖
白　夙夜在公　日月獻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
霤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霤

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況當不諱
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効於公忠　豈敢辭於
戮辱　既非言遜之朝　記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
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君
陷惡何以臣爲　讜言嘉謀主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
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臣實惡許
爲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
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

書泄治之罪 上詳殺本紀下詳春秋 **諫**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並經濟類編 愛其忤以拔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也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通鑑前編 黃帝始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 堯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高祖舍周昌禁紂之譬 孝文嘉袁盎人豕之譏 漢書 周昌當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禍之也陛下所以為慎夫人乃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說入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人豕謂戚夫人也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麓 公孫弘封平津侯詳漢書 下詳吳志 達而化理成 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疎 言路開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壅並獻徵録 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 宋靖康時事詳宋史 紀事